

# 乡村的年味

□李河新

当我们迈进腊月门，迎来一场雪，就意味着农历新年开始倒计时了，从这一天起，年味会一天比一天浓厚。村民们带着喜悦的心情“忙年”“备年”，杀猪宰羊、腌制鸡鸭鱼肉，等候在外打工的游子归来。

大集上喧腾了，人头攒动，购买年货的人如潮水般涌上。鲜亮的排骨、冒着热气的羊肉、活蹦乱跳的鲤鱼，各种各样的食物、衣服、鞭炮、对联，成了人们的抢手货。卖蔬菜的白叔遇到了邻村的亲家，拿着一把芹菜塞进了亲家自行车的车篮里。

卖完白菜萝卜的乡邻们，趁着一年农闲时节，围坐在老徐家的墙根，笼一堆篝火，烤着花生、红薯，唠着家常，晒着暖

阳，让寒冷的冬天多了几分生机盎然。

90多岁的白奶奶坐在炕头，穿着花袄，戴上老花镜，拿着小剪刀，沉浸在剪窗花的艺术构思和创作中。一张张红绿纸，在白奶奶灵巧的手里，变成了一个吉祥的图案，仿佛赋予了它们鲜活的生命。

刚进门的媳妇翠花，将黄豆用清水过滤，放进瓦盆，靠近火炉，蒙上布盖好，每天给黄豆换水。过不了几天，黄豆芽就发好了，用清水漂出豆衣，将黄豆芽用金黄色的花生油翻炒，再放点葱、姜等配料，原汁原味的香醇，吃得一家人红红火火。

“娃娃娃娃你别闹，进了腊月就放炮。”果不虛言，放寒假的

孩子们如幼兽出笼，大街小巷成了他们玩耍的主场，有的在村文化广场打篮球，有的在翻单杠，有的在踢鸡毛毽子。几个调皮的男孩躲在戏台旁，点几枚二响炮，吓得女孩们捂起耳朵尖叫。

在“小寒大寒，抱团取暖”的时节，老羊信宰羊了，他先把羊头、羊肝、羊肠等羊杂洗净，热水滚煮一下，再去沫换水，放上葱、姜、蒜、花椒、料酒等配料，大火煮开，换小火慢炖，过1小时左右，一大锅热腾腾的羊杂汤就出锅了。老羊信邀上左邻右舍，吃着羊杂，喝着小酒，几杯酒下肚，人们脸上的表情舒展了，全身由内向外都暖洋洋的。

到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都开始包饺子，蒋大妈翻出窖藏

的白萝卜，配上肥肉相间的五花肉，再加点大葱、生姜，淋上花生油、香油，再用酱油上色，撒上用擀面杖碾碎的干锅焙的花椒八角面儿。这样的饺子馅儿离着几米远就闻得见香味。

包饺子用的面粉是老王哥进了腊月后去庙王村的小磨坊磨好的，他特意叮嘱磨坊主多细一层皮，这样的面粉比往常白细了许多，包出来的饺子白嫩、劲道，又不失麦香。王大妈包的饺子肚子鼓鼓的，边沿薄薄的，像月牙牙，像小船，又像元宝。热腾腾的饺子盛在盘子里，旁边再配上一碟芥菜丝和腊八蒜，无须喝酒，也同样会让人爽得浑身畅快。

春联、福字、红灯笼、鞭炮、

年糕、年夜饭。贴上对联，福字请到，锣鼓敲起来，秧歌扭起来，就连风里也含蓄地表达出些许暖意。我长大后，为生活奔波，离故乡渐远，全家人一起吃饭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每到新年，我都会想起母亲，她拿出平时压在箱底舍不得花的血汗钱，为我们在油灯下做新衣，给我们的枕头下放压岁钱。装一兜高粱糖，包一锅饺子，在大年三十的夜晚，一家人坐在火炉边，翻滚的饺子，就像母亲的呼唤。

熟悉的家，熟悉的路，熟悉的家人们听到熟悉的话语，年近了，春天也不远了。

（作者为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驻鲁山县辛集乡白村第一书记）



## 过年话童趣

□王泉滔

受疫情影响，前来就诊的患者多了起来，我在诊室坐了整整一天，直到送走最后一位患者，洗刷后准备下班。这时窗外突然响起一簇儿鞭炮声，让我瞬间回忆起小时候过年拾炮的趣事。

20世纪70年代，我上小学，留下最深的印象是玩耍总比学习重要得多。过年有很多让人快乐的事情，刚进入腊月，家乡人就开始酝酿过年的事，小孩们更是如此。家乡人把过年叫“鬼年”，这里的“鬼”就是特别喜爱的意思。

为了拾炮，我早就准备好应该准备的东西：新球鞋和手电筒。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不太富裕，能买得起球鞋和手电筒的不多。我家也不富裕，但因为我独生子，父母娇惯我，所以每到新年，必买新球鞋。如果没有手电筒，夜里看不清路，就会摔倒，或跌入污水池里，有了这两样东西，拾炮时就跑得快、看得清了。

我的父母有个干儿子叫新明，比我小两岁，是后庄的，童年时每年春节都要到我家过年。新明的到来，无疑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

除夕，没有很多鞭炮声，不是拾炮的最佳时刻，只适合和小伙伴们在一起展望初一拾炮的收获和回味往年拾炮的趣闻；有一些小伙伴一夜都不睡觉，前半夜在一起玩耍说笑，后半夜结伴出去拾炮，好像睡觉了就没有过年似的。

拾炮就是把没有爆炸的鞭炮（即哑炮）捡起来，家乡人把这种炮叫弱捻炮；虽然没有爆炸，但是内部的火药燃烧后还是会喷射出来，这种炮叫“刺花炮”，不值得拾。

家乡人过年起得早，凌晨1时就有人起床放炮了，鞭炮声此起彼伏。大部分人凌晨三四点就起床敬天地，这个时间段是最热闹的，也是拾炮的最佳时刻。万家开门迎财神庆吉祥，千户炮竹声里求幸福，到处都是欢乐的鞭炮声，一直持续到日上三竿才徐徐地落下来。

拾炮就像上战场，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机智，既能在爆炸的火光下躬身缩头心态平静，还能在鞭炮声里眼明手准。拾得快，遇见“迷瞪”的鞭炮，刚拾到手里，“砰”的一声闷响，手可能会黥黑生疮，也可能皮开肉绽；拾得慢，鞭炮会被别的小伙伴抢走。我和新明是一起寻着鞭炮的爆炸声“生龙”般的跑这家，又“活虎”似的去那家，转了整个村庄，因有新明助阵，收获颇丰。

新年的第一顿大餐都是在早上5时吃，天还未亮，小孩子是不愿意随大人一起挨家挨户拜年的。四叔长我两岁，也爱玩炮，他有让弱捻的鞭炮重新爆炸的本领。四叔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炮捻儿，为了防潮，他认真地把炮捻儿用牛皮纸裹起来，还有一个用自行车条磨制成的锥子。我和新明跟在四叔身旁，四叔把我们拾的鞭炮挨个检查一遍，把刺花的鞭炮弃掉，把弱捻的鞭炮用锥子在原有炮捻处钻个眼，栽上新炮捻儿，重新装好，一个有生命力的鞭炮就诞生了。

我们把新装上炮捻儿的鞭炮码在一起，摞得很高，壮观极了，现在回想起来心里都美滋滋的。“回生”的鞭炮更有用处、更有意义，我带着新明去找其他小伙伴，要和他们一较高低。

这些鞭炮，有很多种玩法，有的埋在细土堆里点燃，让泥土飞扬；有的藏在水边或雪里，看炸起水花的浪漫或雪花的美丽；有的插在牛粪里，让牛粪遍撒田野；有的扣在碗盆上，爆炸后听另一种声响；有的压在木棍上，看木棍能“跳”起多高……玩法五花八门，把童趣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最喜欢的玩法有两种，第一种玩法是把一个鞭炮的底部用锥子钻个洞，再将另一个鞭炮的炮捻儿插进去，上下重叠，放稳后，点燃下面的鞭炮，鞭炮爆炸后会吧上面的鞭炮崩到天空中，在天空里炸响，小伙伴们看得乐此不疲，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天地炮。第二种玩法是把两个鞭炮的头部拨开，露出火药，头对头相距一两厘米放在地上，点燃一个，另一个也会被引燃，吐出明亮强劲的火舌，力量弱或炮药少的一方会被另一方逼退或偏离，小伙伴们给这个玩法叫对花炮。

回味过年的快乐，我完全沉浸在过年的幸福中，又一阵儿鞭炮声拉回思想的驰骋。40多年过去了，社会进步很快，家家户户富裕，鞭炮都买得起，加上有一些地区为了安全，燃放烟花爆竹，拾炮的孩子或许已经没有了。四叔和新明已趋花甲之年，朴素善良，我的家四世同堂，家和福多，安居乐业。

我关上电脑，重新洗刷，锁上门，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灯忽明忽暗，似有雪花飞舞，远近的鞭炮声，让我在民俗的延续和生活的安全里处于两不舍的心境中。

新年徐来，疫情渐去。快乐过年，岁岁平安，才是人们永恒的话题。

（作者供职于沈丘县人民医院）

### 书画作品

清溪坡/作



赵清坡/作

（作者为泌阳县人民医院宣传科科长、泌阳县书法家协会主席）

## 让春节与健康相伴

□宋戈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说过：“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健康地活着。”的确，身体健康是一个人的本钱，尤其是近几年反反复复的疫情，让我们更加深切地懂得健康便是最大的幸福。

不久前，我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始，生活逐步“回暖”，人们脸上的笑容也逐渐绽放……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健康，渴望热闹与团圆，渴望过一个充满欢乐的春节假期。只有身心健康，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应对各种挑战，才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安全感，才能过一个幸福、祥和的团圆年。

春节假期，我们很容易患上“假期综合征”，有的人想趁着假期“放飞自我”，将作息习惯自动

切换成了“过节模式”，晚上熬夜，白天则睡到日上三竿；有的人忙着抢红包、玩游戏等，严重睡眠不足，用眼过度，可还是放不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继续熬着“熊猫眼”，过着“电子瘾”；有的人通常会以“吃”解忧，把酒言欢，纵情享受一场又一场饕餮盛宴……

假期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惬意”度过，当“余额”即将清零且无法充值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真

的幸福、快乐、充实吗？

我想，很多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当假期结束时，可能会出现焦虑、提不起精神、注意力无法集中、睡眠紊乱等状态，各种疲惫、空虚、悔恨将纷至沓来……

因此，即使在假期，我们也不能放纵自己，被掏空的不仅是身体，还有脆弱的灵魂。我们要学会克制自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暴饮暴食。此外，假期可以做的事

情还有很多，我们可以通过运动、阅读、冥想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被禁锢在“钢筋水泥”里，没有机会亲近大自然。

这个春节假期，何不带上家人，告别手机，到户外亲近一下美丽的大自然，更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既锻炼了身体，又让

烦躁的灵魂得到“栖息”。

对于中国人而言，新春佳节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一年辛勤劳动的犒赏，不仅意味着久违已久的团圆，还意味着新的机遇、新的开始。而这一切，身体健康是前提。就让我们在2023年的春节，与健康相伴，和幸福共舞，度过一个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开开心心的假期吧！

（作者供职于驻马店市第二中医院）

“昨夜鞭炮声连天，到今年又是一年”“爆竹声声辞旧岁，普天同庆迎新春”……这一幅幅由整年与土地为伴的农夫手书、手写的对联，还有那散发着欣喜烟火味的响声，烙在了我幼小的心田里。一声声盈耳的爆竹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欢歌。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西南地区，一进入腊月，天气就寒冷无比。然而天寒地冻的天气却难以阻挡人们喜迎传统佳节的身影，有淘粮食磨面的人，有早起进城赶年集的人，有剥硬柴煮肉煎炸的人，有杀鸡后采下软毛勒风箱的人，张弛有度，随处可见。家门口的弯弯曲曲小路，这几天竟攘来熙往，从早到晚不间断地演奏着扁担钩和水桶梁协奏出的旋律，淳朴悠扬，缓缓流入祈望幸福、和睦的人们心中。村庄里充满了欢愉的准备过大年的气息，人人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

一年四季，总是当太阳还未露脸就起身操持生活的母亲，此时的劳碌在成倍增加。从一家老小的吃喝穿戴，到春节期间来客人如何招待……

好像都必须得在母亲粗糙的手中打磨一两遍，只有这样母亲才安心。似懂非懂的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没有大人呼唤的情况下，主动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往灶火里放柴火，看管摊晾在院里的麻，不让飞来的麻雀啄食等。

我这样“讨好”母亲，是想减轻她的负担，让她开心一点。她一开心，就会“阔绰”地给我三角钱或五角钱，让我到村供销社买心仪的鞭炮，快快乐乐辞旧迎新。

母亲时刻在把握着儿子的心理变化，儿子也十分熟悉家里的收支情况。善于与清贫日子抗争的母亲，一年到头都精打细算，从不浪费东西。面对盐、煤油都得拿鸡蛋到村供销社兑换的年代，母亲时常无奈地说：“苦日子比树叶还稀。”宁穷一年，不穷一节，过年时，她的生活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想法竟跟平常截然不同。她最知道我的

所想所盼，也最知道过年我要放鞭炮。鞭炮一响，不仅能吓跑怪兽，赶走邪恶，还能闪射出五彩缤纷的喜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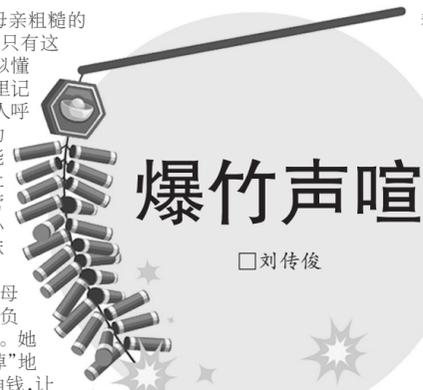
除夕的下午，天色还没完全黑下来，将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贴上对联，我们开始煮饺子过除夕。开始吃年夜饭之前，要先在院子里燃放一挂鞭炮，在这个时刻，鞭炮声连成了一片，这一家连着那一家，这个村庄连

着那个村庄的。这恰如人们早就约定好了，世世代代都不曾改变过。

大年初一的凌晨，鞭炮声就把我从美梦中惊醒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村北面的高大土堆上放鞭炮。钟爱的鞭炮声不绝于耳，充盈于天地间。响彻云霄的鞭炮声，把淳朴的村庄唤醒，把古老的中华大地唤醒。天边暖暖的晨曦，是大地醒来后的微笑，那一抹绚丽的红霞，是给笑靥粉饰的一层迷人色彩。

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熠熠生辉。大地被这红簇拥着，人们的欢笑也被这红簇拥着。

一连几天，我同玩伴几乎与这红形影不离。我将一挂鞭炮拆下来十几个，单独点着后扔到高处，然后在空中炸响。我用这样的做法，吸引不少小伙伴跑来围着热闹，他们听到零星的响声，蜂拥而至。稍后，我再用竹竿挑起来点燃剩下的鞭炮与大家共



## 爆竹声喧

□刘传俊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骨科医院）